

# 尼克松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g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美 莫尼卡·克罗利 / 著  
文 波 / 译



文艺出版社

#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遗恨水门

——尼克松传

[美] 莫尼卡·克罗利 著  
文 波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一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87-1629-7

I. 20… II. 宋… III. 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0903号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遗恨水门——尼克松传**

---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32开

**印 张:** 13.5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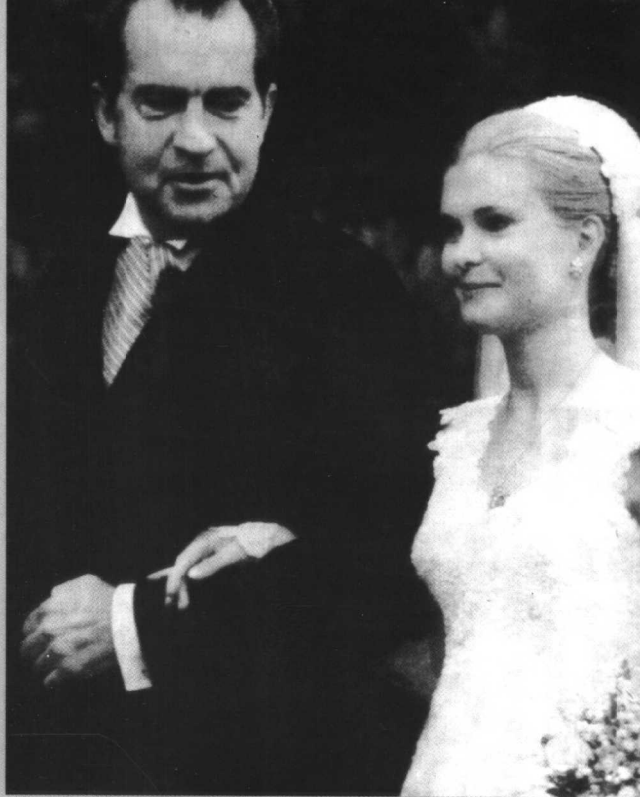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1390元 **单册定价:** 27.80元



查理德·Mi·尼克松正在演讲中。

1971年6月12日，在女儿结婚的日子里，查理德·尼克松总统和女儿一起走进玫瑰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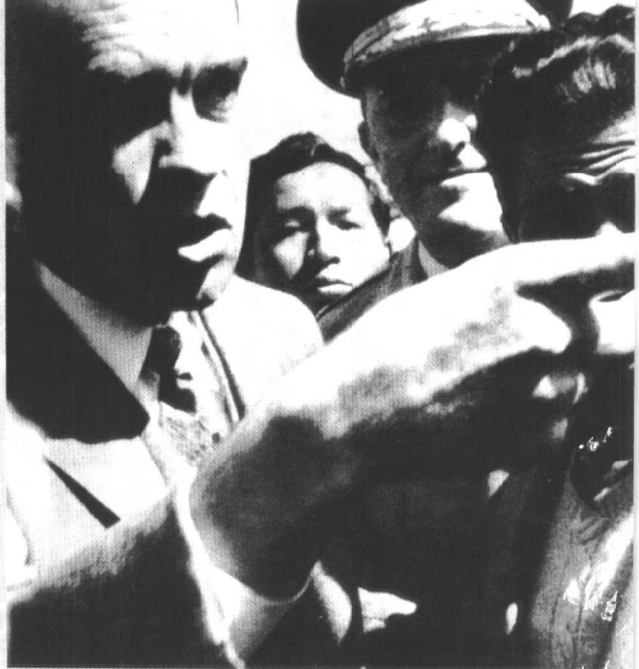
1955年，查理德·M1·尼克松  
副总统在危地马拉。



1972年，在德克萨斯州  
被一群崇拜者所包围，尼克  
松兴高采烈地伸出手去和群  
众们握手。

57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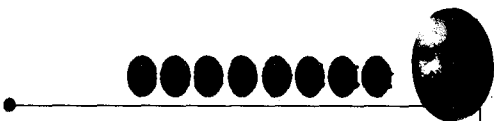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被一群乱扔石头的示威学生所包围，但他勇敢地面对学生的挑战，要他们用辩论来代替石头。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成为水门事件的最高层牺牲品。图为尼克松在任的最后一天向职员们告别的最后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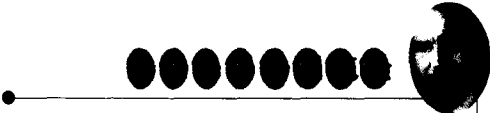
1972年10月，在“水门事件”阴影中，尼克松在俄亥俄州谋求竞选连任，但一些选民让他滚开。



# 目 录

第一部分	1994年1月16日 .....	1
第二部分	尼克松与当代世界 .....	10
第一章	冷战结束前前后后的尼克松 .....	10
第二章	尼克松在中国 .....	135
第三章	海湾战争 .....	207
第四章	越战遗产 .....	255
第三部分	丑闻 .....	301
第一章	水门事件 .....	301
第二章	肯尼迪、克林顿、托马斯与派克伍德 .....	353
第四部分	最后的尼克松 .....	381





## 第一部分 1994年1月16日

1994年1月16日。美国东北部。一个寒冷而晴朗的黎明。冬天很少下雪。很长时间已经难得见到的一天，阳光似乎特别灿烂。往常太阳总是躲在又低又厚的灰色的云层里，夹带着暴风雨。气温在零点冰冻以下，很少有人敢出门，避开酷寒和恰好留在门外的严冬那白茫茫的雪地。

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早晨5点30分工作，刚出门外，受到无情的严寒的袭击，马上回到屋里。他不愿意由于冬天寒冷而放弃散步，他又冒险走出去，只是再一次转回来。他10点钟打电话给我，他好像得了独居陋室的烦躁症，要我当天下午去，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编写他的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

“莫尼卡，”他在电话里说，“我没法出去像往常一样散步。我试走出去两次，但天实在太冷了。我连走到报栏都不行，因为前面人行道上给冰封着了。我害怕摔倒，跌断髌骨或什么地方，后来我想我实在不中用了。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往窗外看看。这很像在家里给软禁了。”他停了一停。

“好吧！我肯定，我的政敌很爱听到这件事的！”他说着，笑了，“听着，请你4点钟左右过来，一起写写那本书的



最后部分，好吗？”

“一定准时到。”我答道，“请在家里待着，等我将报纸带给你。”

“如果你走上人行道摔断了胯骨怎么办？噢，我的上帝！你千万别跌断什么骨头。你还年轻。不过，你很快能治好。”他说，“不管怎么说，小心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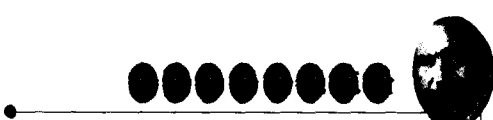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他的住处。当我十分谨慎地走上那条人行道时，我听到尼克松在三楼敲敲窗子。我抬头看时，我看到他在向我招手，做手势示意我要抓住扶手。我照办了。他竖起大拇指，对我微笑着。

前门开了。屋里非常地寂静。七个月前，尼克松太太去世后，这屋里变得更寂静了，仿佛由于失去了一位给它带来生机的住客而静下来了。由于前总统尼克松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书房里，其他房间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从其他房间走过时，常常驻足往里面窥视，仿佛他想看到其中有什么新东西，那会吸引他走进去或使他待下去。他什么也没发现，转身就走，按原路返回书房，那熟悉的房间好像只属于他。

“莫尼卡！”我爬上楼梯顶端到达三楼他的书房时，他喊道，“你按着扶手上来，我很高兴。否则你会滑倒摔断骨头的。我的上帝！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还有谁能编这本鬼书？”他说着，笑了，“在你平常坐的椅子上坐下吧！”

他拉直了领带：“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知道这编辑的事很枯燥，但我们不得不艰苦地搞完它，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

我提醒他：那方面内容从1962年他的第一本书《六次危



机》出版以来已经反复使用过了，“你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以让人相信的了。”

“我明白。”他说，“可这回我是动真格的。”

我们一起笑了。

“好啦，我就算你对，行了吧！不，我真想是这么回事。我拿不准，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他停了一停，“如果我活到100岁，也许我会那样。”

他从我们前面有垫的矮凳上拿起书稿的草稿本，并戴上眼镜。

他不等我回答就举起手说：“我知道你会常常对我说些好话，说我不算老，我很赞赏，但这是严重脱离事实的。”

他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要做这个，惟一的办法是一行一行来。我们应该比我们的批评家们先走一步。如果你发现哪怕是一点小东西使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将它拿掉。这是件很艰巨很艰巨的工作。不过，如果我们写出了一些得体的东西，一些会产生影响的东西，那是很值得的。”

花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读了《超越和平》中200页部分以“超越和平的美国”为题的内容。为了保持内容上的一致性，尼克松常常大声朗读句子，以决定它们是否表达了准确的意思，然后无情地挥动他的钢笔，改掉不合适的短语或多余的段落。

编辑工作完成以后，尼克松将书稿扔到地板上，取下眼镜，将脚伸到有垫的矮凳上：“我最终会挨骂的。我们按录音时间的速度完成了！现在，在将稿子交给出版商以前，我们只要再做10次就行了。”



很显然，他太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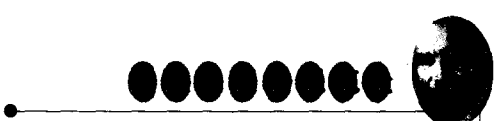
“很重要的一点是，交给出版商的书稿应该是第一流的，这样，他就不用花功夫加工了。他们会很赞赏的，说实在的，我也很赞赏。我讨厌不得不再看看这些材料，这你明白。”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写得不错，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实在太好了，可你决不知道人们在想些什么。如果克林顿受欢迎的程度提高了，这本书也许不会很受欢迎。这本书出版时，如果个个都去祝贺他的巨大成功，那就会削弱本书的影响。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拿出我们尽力而为的最好的书，希望引起人们注意，也许连克林顿也会注意的。”

我告诉他，虽然克林顿不会同意他对国内政策的许多观点，也许他更能接受和倾听尼克松有关外交政策的一些建议，特别是由于他已经注意到他过去提出的一些建议。

“这是个好想法。”他说，“尽管他相信一些错误的东西，克林顿是个勤奋学习的人。他不怕听从别人的意见。我惟一关心的是，如果他的威望维持不了很久，他会太过于自信而不愿听取我的意见。”

他在椅子上动一动，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他辞去总统职务至今迫在眉睫的20周年和它可能产生的新闻媒体评述。甚至经过20年的自我辩护和解释以后，每一次新的攻击都使他匆匆忙忙地避开新闻界。

“也许我们应该关心出书的时间。”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关心在8月份水门事件时同时出书……”他还没说完这个词，就打住了，“周年，”他久久地望着窗外，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如果那些坏蛋不放过它，我就不进行任何答记者问。如果他



们问，我一定说，水门事件过去了20年，足够了。的确是这样。这整个周年纪念的事全是一派胡言。谁还关注水门事件？你知道，它纯粹是我们的敌人搞的。我才不以为人们对水门事件的陈词滥调有多大兴趣。”他停顿了一下，“哎呀……也许有吧！”

我鼓励他回避水门事件，集中精力搞他的新书。

“不，我明白。你说得对。”他回答，“这些人将不顾后果地紧追着我。每一回，我写了一篇新的文章，或出了一本新书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们就搞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来否定它。我想他们就爱沉湎于这种水门事件似的废话里，直到他们几乎完蛋了。所以，我反对那么做。”他说着，提高了嗓子并举起他的右拳，“他们不可能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我将出版《超越和平》，然后忘掉它。”他笑着拍拍我的脑袋，然后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

“好啦，我想该是停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了。”他说，“你吃什么？”

看完书的时候，尼克松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请我跟他共进晚餐。这个礼节有两个目的：它可以扩展每周的工作，又有人陪他一个下午，否则他只好孤独地度过周末。

尼克松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酒吧的地方。“我知道你并不特别喜欢喝酒。”他对我喊道，“所以，我一定要给你做一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我看到他从柜子里取了两只玻璃杯，将几个瓶子放在柜台上，“他们管这叫亚洲的马提尼酒。我首先在新加坡搞到一瓶，后来在巴基斯坦也搞到一瓶。它是一种很美妙的酒，喝完令人精神焕发。到这里来，我会告



诉你怎么做。”

我走进书房外的小房间，发现他在抬起掉在地板上的冰块。

“我来替你干。”我提议。

“不用，不用！我已经全扫完了。”他说，“好吧，如果你给自己做这个，一定要用罗丝牌的酸橙汁和打碎的冰块。我做过一次，也许在泰国。但他们不用罗丝牌的柠檬汁，所以我几乎要吐出来。不管怎样，你必须摇动它，然后……”他举起玻璃杯，“好啦，尝一尝吧！你知道，最好加点酒，可我一点也不能再喝了。你爱这么喝。哎，我们不是开玩笑，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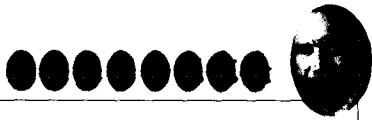
“老实告诉我，”我说，“那些国宴是怎么搞的？”

他畏缩了一下，对这个问题不予考虑：“我太太全包了，从菜单到一切事情。我从不了解究竟上了什么菜，确实不关心。”

“在那些正式场合，你怎么找机会进行个别交谈？”

“这太糟了。我是指糟得让人难以忍受。”他又畏缩了一下，“你得跟一对对夫妇坐在一起。你知道，男男女女对事物的兴趣很不同，观点也是不同。那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兴趣跟这些人谈话。我有兴趣跟他们谈。但是，当时作为总统，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你以为我真的注意勃列日涅夫太太说些什么？但我不得不集中精力考虑她丈夫是否会同意限制核武器。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你明白我的意思是……”

他喝了一口掺柠檬的奎宁水，然后看看手表：“快7点钟了。咱们走吧！你可以看看我做晚饭。”他说着，转身朝着门



口，“你知道，如果你不来这里，我就自己一人做。”

“好吧！我来了。”我答应道，朝着楼梯的方向轻轻地点头，我跟着他到一楼去。

他走近立体声唱机，放上一张传统的圣诞歌曲的磁带，然后走进厨房。取出两罐辣椒，再用开罐头刀将它们打开。他将辣椒放在电炉上加温，轻轻地拌成色拉，并将它分盛在两只盘子上。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辣椒吧？可这是我能做的惟一食品。噢，还有热狗。”他说着，瞟了一下辣椒罐子，“很幸运，海迪（管家列特）留给我们一些色拉，所以我们有这些色拉可用。”他说罢，从柜台上拿起一包未打开的芝麻棒形面包。我还没建议打开这只包，他就开始用力撕开玻璃纸包装，把包装打开了，但芝麻子撒了满地板。

“好啦，我至少是打开了。”他说着，脸上尴尬地泛起了红晕，“也许我应该坚持烧菜。算了吧，我从不以为我会那么说的！”

我将芝麻子扫完，然后走进餐厅，他已经在桌上摆好精美的瓷器餐具。

“这是很好的餐具。”他说着，从厨房里拿着面包和色拉走出来，“我想每个人应该经常用他们的好餐具。你将去做什么？使用时损坏就再也不用它？请吧！”他对盛着冰凉的葡萄柚汁的玻璃杯点点头，“我希望你会喜欢葡萄柚。我发觉它会减少辣味。来一点吧！”我拿起照相机，跟着他进去。

“我对这个照个相，你不反对吧？”我问，“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为我烧菜。”



他没有回答，往电炉上做个姿势微笑着，“将照相机给我！”他说着，给我照了一张照片，“为了子孙后代，也是为了历史性的目的。”他笑了，领着我回到餐厅。

说话很少。用餐时，他对几位第一夫人作了一些的评论。（“南茜·里根很厉害，她几乎控制了一切。巴巴拉·布什也一样，是个强悍而精明的人，但不那么爱控制什么。”谈到控制，我伤心地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正在成为偶像。）前天纽约的巨人们遭到损失，但除了那件事，他说得不多。我们吃完甜点时，他从空荡荡的露天平台往外眺望，只见那光秃秃的树枝在院子里摇晃。

“莫尼卡，你可相信今天就是我当总统的就任典礼 25 周年？25 年前……”

“这看起来好像是那么长久啦？”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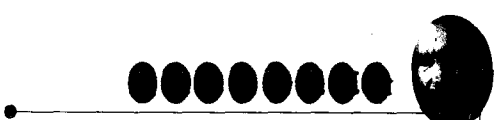
他点点头：“有时候是这样。别的时候，它看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

他猛然眨眨眼睛，直望着我：“别为那些碟子烦神，我会处理的。”他站着，将我坐过的椅子拉出来给我，陪我一起走到前门。我转身向他致谢时，他抢先阻止我。

“谢谢你星期天来同我一道工作。人们总以为名人无时无刻不被人们包围着。其实不然。名声、荣誉——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可以是个很孤独的东西。许多人知道你，但并不是许多人都了解你，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你越成为一个公众熟悉的名人，你的社交圈子就变得越小，因为你发觉你所信任的仅仅是很少的几个人。”

并不是尼克松的含混使他那么迷人，而是他的生活的史





诗般的时刻改变了纯粹是普通常识、幽默的方法。在那些寂静的星期天下午，我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已经看到的东西：尼克松是真实的。

在那些日子里，尼克松处于最坚强和最脆弱的状态。同时富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他的思想复杂，他的品位一般，既为数百万人所知道，又完全是孤芳自赏的。尼克松成了人民的一个领袖和他们中的一员，具有自己隐私的公众人物，但对于生活所带来的一切又是脆弱的。

在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在推动美国在全球的势力中，尼克松从一个普遍人阶层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层，又从至尊之位上掉下来。最后的尼克松并不是一位“新的”尼克松，不是第二个自力更生的政治宣言，而是真正的尼克松，一个充满成就和遗憾、幸福和悲哀的实实在在的幽默的人。最后，他不过是个生活在冬天里的人，留下了不害怕被人争论和悲剧的过去，它曾表达了使人振奋的胜利和使人泄气的失败；而且它曾逼迫他在他的众多的优点与明显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之间走过他的道路。这是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完全的人类历程，他在南加州留下一片柑橘林，等于说是给 20 世纪的后半期刻下永远抹不掉的标志。